

# 《苍颉篇》识字教育思想研究

祝永新<sup>1</sup> 路炜<sup>2</sup>

1.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 2.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苍颉篇》作为秦代推行“书同文”政策的法定国家习字教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蒙学识字课本。其不仅承载着文字规范与汉字源流的历史使命,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识字教育思想。本文基于出土汉简《苍颉篇》及传世史料,系统考察《苍颉篇》的识字教育思想。研究发现,《苍颉篇》在教育理念上秉持“开篇劝学”与“寓教于文”的教化传统,强调学习态度的恭敬与勤勉;在教学方法上首创“以类相从”的联想记忆法,并遵循由正入俗的“学书次第”;在教材编撰上兼顾文本的实用性与正统性,体现了蒙学教育的多重功能。深入探讨《苍颉篇》的识字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揭示秦汉时期蒙学教育的实态,而且对理解中国古代字书源流及蒙学教材编纂理念的演进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苍颉篇; 汉简; 识字教育; 开篇劝学; 以类相从; 蒙学教材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8.051

## 引言

《苍颉篇》成书于秦统一之初,由丞相李斯《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高《爰历》六章及太史令胡毋敬《博学》七章编纂而成,是秦王朝为推行“书同文”而颁布的法定国家文字教材。两汉以后,因文辞古奥,《苍颉篇》渐不通行,终亡佚于唐宋之际。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斯坦因所获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阜阳双古堆汉简、水泉子汉简、北大汉简等多批简牍的相继出土,这部久佚的早期蒙学经典重见天日。迄今累计出土字数约四千字,篇幅约占原书三分之二,为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

长久以来,学界对《苍颉篇》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字考释、文本复原及音韵训诂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作为一部蒙学识字课本,《苍颉篇》的教育学价值与识字教学思想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事实上,《苍颉篇》并非单纯的字词堆砌,其编纂体例、选字编排及文句意涵,无不反映出秦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与教化意图。正如学术界认为,《苍颉篇》既是字书,又是蒙书,承担着记录文字与教化儿童的双重作用。因此,本文拟从教育史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苍颉篇》的识字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

## 一、“开篇劝学”与政治教化:识字教育的理念导向

“劝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识字教材,其编纂并非单纯的知识传

递,而是高度融入了国家意志与教化功能。《苍颉篇》的识字教育理念导向,突出体现在“开篇劝学”的通例以及“寓思想教化于识字”的政治意图之中。

### (一)“开篇劝学”的通例与内涵

出土文献证明,秦汉识字教材普遍存在“开篇劝学”的通例。《苍颉篇》首章开篇即云:“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惠。”水泉子汉简的七言增字本亦保留了这一内容,仅在原文基础上加以申述。这段开篇语兼具“开篇劝学”与“教学总纲”的双重性质。

首先,明确了文字的源始与教材的权威。“苍颉作书”将文字溯源至苍颉,暗示秦文字承苍颉统绪,来源正统;“幼子承诏”则强调《苍颉篇》源于皇权,是中央政府承认的法定字书,以此树立教材的权威性。其次,规定了教学对象与学习态度。“幼子”指明童蒙为教学对象;“谨慎敬戒”要求学童秉持恭敬谨慎的学习态度。再次,指明了教学方法与勤勉要求。“勉力讽诵,昼夜勿置”强调学习文字必须反复背记、诵读,白天与黑夜不可停歇。最后,揭示了教学目的与职业要求。“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说明学书的目的在于担任“史”的官职,必须通晓会计与治政;“超等轶群”则期冀学童能出类拔萃。这种将劝学语置于开篇的体例,亦见于赵高《爰历》六章(开篇“爰历次贲”,意为经过有序地重复讽诵)及后世的《急就篇》等,构成了秦汉识字教材的共通范式。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综合出土本和传世辑本的《苍颉篇》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2YJC870023);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重点项目“水泉子汉简《苍颉篇》集释”(项目批准号:24D065);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医籍文字研究”(项目批准号:HBSKJJ20253336)资助。

## (二) 秉承“教前劝学”并且寓教于识字

“秦三苍”编撰开篇劝学语，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与现实需求。第一，它秉承了先秦以来的“教前劝学”思想。《礼记·学记》云“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吕氏春秋·劝学》亦强调教学前需先育化学生，启发意愿。开篇劝学正是为了消除学童的抵触情绪，诱导其自发向学。第二，这是秦王朝思想文化统一的需要。通过识字教材宣扬国家正统思想，是巩固新政权的重要手段。第三，这与主导者李斯的个人意志密切相关。李斯师承荀子，深受《荀子·劝学》思想影响，自然将其学术渊源融入教材编撰。

除了开篇的明言劝勉，《苍颉篇》在日常识字中亦贯彻了“寓思想教化于识字”的教育思想。例如北大简《苍颉篇》中“宽惠善志，桀纣迷惑，宗幽不识字”，通过“宽惠”等优良品性与“桀纣”等反面行为的对比，向学童灌输伦理道德与价值判断；又如“丹胜误乱”句，借燕太子丹与齐相后胜因误乱行径被乱国的历史事件，传达政治警诫。再如《苍颉篇·幣帛》章通过收列“请谒任辜，礼节揖让，送客兴居”等与日常应接仪礼相关的专用字，叙述日常拜会应接的礼仪过程，发挥了礼仪教化的功能。这种在识字中渗透道德与政治教化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急就篇》《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成为中国传统识字教育的显著特征。

## 二、“以类相从”与联想记忆：识字教学的方法论建构

在教学方法论层面，《苍颉篇》打破了早期字书可能存在的机械罗列，创造性地运用了“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与联想记忆的教学法，并遵循了符合认知规律的“学书次第”。

### (一) “以类相从”的义类编排与联想记忆法

《苍颉篇》的收字与编排，体现了强烈的“以类相从”意识。学者研究指出，《苍颉篇》的文字编排存在“罗列式”与“陈述式”两种方式<sup>[1]</sup>。其中，“罗列式”是将字义相近、字形相似的字罗列在一起，不求整句语法的通顺，只强调字形与含义的类聚。例如流沙本类聚了“黠廛黠黠黠黠黠”等以“黑”为偏旁的字；阜阳本汇聚了与病痛相关的“癰癰癰癰癰”等字；北大本汇集了与云雨相关的“云雨霰零露露霏霜”等字。这种将同部首、同义类字词编联成段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今天教育学中广泛应用的“联想记忆”教学法。

从历史观点看，汉简《苍颉篇》证明，早在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联想记忆机制”在童蒙识字教育中就已经广为流传，并非如后世一些观点所认为的死记硬背。这种按义类编联内容的方式，最符合学习者的认知规律与教学需要。同时，这也揭示了“秦三苍”

作者最初的收字分工逻辑。因先秦字书多按义类编联，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应当是按照字义进行收字分工，依据义类各自确定收字范围，以避免重复，这既符合当时的编撰习惯，又简便易行。

### (二) “陈述式”的常识建构与语义关联

与“罗列式”互补的“陈述式”编排，则有意识地将富有教育意义或常识类的文字编排在一起，使字词在语义关联中表达出鲜明的主题。例如“窠谷肆宜，益就获得”，提倡多积谷物与多猎物，传授生产生活常识；“抑按启灸”等词则涉及治病之物与按摩手法，传授医学常识。水泉子汉简七言本更是在四言基础上增益为七字句，如“庇庀秃屡头伤齐（简号暂9），肺心肾藏中央，脾膈腹（简号暂31），【抑按】开灸疾愈廷（简号暂1）”<sup>[2-3]</sup>，使词汇在具体语境中形成完整的语义链，便于学童理解与记诵。

### (三) 由正入俗的“学书次第”与反复研习

在字体教学与书写训练上，《苍颉篇》遵循了由正体到俗体的“学书次第”。小篆作为“书同文”的官方标准字体，是秦文字教学的基础。明人赵宦光云“学书先学篆、隶而后真、草”，里耶秦简中亦有练字简显示，书写者先写篆书，再写隶书。李斯等人以小篆撰写《苍颉篇》作为正字范本，正是基于小篆是掌握秦隶及其他衍生字体的基础，符合先核心后变体的书法教学规律。

同时，《苍颉篇》的教学极度强调反复研习。开篇劝学语中的“勉力讽诵，昼夜勿置”“爰历次地（经过有序地重复）”即是对反复诵读与摹写的强调。出土的大量重复性习字简，均是对《苍颉篇》中单字或句子的反复摹写，实证了《苍颉篇》的教学方式是以反复摹写、诵读为主，这与“温故而知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古代教育哲学完全契合。

## 三、实用导向与正统构建：识字教材的编撰逻辑

《苍颉篇》作为国家颁行的识字教材，其编撰逻辑深刻体现了实用导向与国家正统构建的双重诉求。在选字取词与版本流变中，折射出秦汉社会对识字教育的功能定位。

### (一) 从“秦三苍”到汉改编本的实用转向

《苍颉篇》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改编。汉初，间里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编，“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合并为五十五章通行本。这种改编虽使分章显得草率，无严格的章旨可言，但适应了教学分段的需要。

更为显著的实用转向体现在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中。水泉子汉简成书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之间，其最大特点是在原有四字句基础上增益为七字句，且句句押韵。胡平生先生指出，七言本的作者

不可能是扬雄或杜林,而应出自民间闾里书师之手<sup>[4]</sup>。七言本语言俗俚、贴近口语,是对传统四言《苍颉篇》的改编,其目的是更便于学童诵读记忆。这种从四言到七言的演变,反映了汉代识字教材编撰向民间实用与蒙童认知习惯靠拢的趋势,体现了教材编撰者对教学实效的追求。

### (二) 选字的日常性与社会性

《苍颉篇》作为识字教材,其选字必定要适应孩童的知识水平,所收之字应为当时常用之字。出土简文显示,《苍颉篇》涵盖了疾病名、治病之物、人与治法、植物果蔬、道路房屋建筑等自然与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癰癧痲瘰”“痰痛遯欬”“毒药医工”“抑按启灸”等词汇,不仅反映了汉代对疾病的分类认知,也展现了医疗体系要素的同义类聚特征。这些词汇从汉语字词的对应关系中勾勒出秦汉时期的常用词面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与吏卒学习文化生活的实际需求。

### (三) 构建秦文字“正统性”的政治意图

《苍颉篇》的编撰不仅是教育实践,更是政治运作。“书同文”作为秦统一政策的重要环节,面临构建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苍颉篇》开篇即言“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将秦文字溯源至苍颉,意在宣扬秦文字承苍颉统绪,来源正统。同时,通过“幼子承诏”强调该教材源于皇权,树立其法定权威。这种通过识字教材构建文字正统性与政权正统性的逻辑,与秦王朝改水德、泰山封禅等政治举措一脉相承。此外,文中如“汉兼”等章名及内容,也隐含着对秦灭六国历史经验的政治总结,使识字教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塑造的基层工具。

## 四、《苍颉篇》识字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苍颉篇》虽在唐宋之际亡佚,但其识字教育思想通过文献传承与体例影响,深远地塑造了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轨迹。

第一,奠定了字书编纂“以类相从”的传统。《苍颉篇》“罗列式”的义类编排意识,直接启发了后世字书的分类思想。《急就篇》明确提出“分别部居不杂厕”的编排原则,而《苍颉篇》的“以类相从”正是这一原则的先声。最终,这种按形义归类的方法在许慎《说文解字》中成熟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的部首原则,确立了汉字字典编纂的基本范式。

第二,确立了蒙学教材“开篇劝学”与“寓教于文”的体例。自《苍颉篇》首章劝学之后,《急就篇》开篇“勉

力务之必有喜”,《开蒙要训》篇末“童蒙习学,易解难忘”,乃至明代《龙文鞭影》、清代《小学韵语》等,皆沿袭了在教材中编入劝学语的惯例。同时,将道德教化、历史知识与识字背诵相融合的“寓教于文”模式,也成为《千字文》《三字经》等后世蒙书核心理念。

第三,推动了汉字文化在西域及边疆的传播与认同。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的《苍颉篇》汉简,证实了汉代在西域推行汉语教育的史实,表明当地不仅系统学习汉文化,而且存在中原籍教师与双语交流背景。这种以国家法定识字教材为载体的教育输出,实质上是汉字文化圈扩展与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 五、结语

综上所述,汉简《苍颉篇》的重见天日,使我们得以超越清代辑佚的局限,直面秦汉蒙学教育的原生形态。《苍颉篇》不仅是一部规范文字的静态字书,更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动态教学指南。其“开篇劝学”的理念导向,奠定了古代识字教育重态度、重勤勉的思想基调;“以类相从”与联想记忆的方法论建构,揭示了秦汉童蒙教育并非枯燥死记,而是遵循认知规律的科学编排;其兼顾实用与正统的编撰逻辑,则体现了识字教育作为国家治术与文化遗产枢纽的双重定位。

《苍颉篇》的识字教育思想,是先秦教育传统、秦汉政治现实与编者个人意志合力的产物。它上承《史籀篇》,下启《急就篇》《说文解字》,在汉语汉字史、文献学史与古代教育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尽管《苍颉篇》原貌仍依赖新出土材料进一步补充,如七言本的残缺文字尚待复原,疑难字词的释读仍存争议,但其所蕴含的教育智慧,已然穿透两千年时光,为当代识字教材的编写与汉字教学法的革新,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与思想启迪。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多批出土简牍,在文本复原的基础上,深化对《苍颉篇》教育体系与秦汉社会运作互动关系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1] 朱凤瀚. 北大汉简《苍颉篇》概述 [J]. 文物, 2011(6): 58-64.
- [2] 中国文物研究所. 出土文献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3] 张存良. 水泉子汉简《苍颉篇》整理与研究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5.
- [4] 胡平生. 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 [EB/OL]. (2010-01-21)[2025-02-13]. <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1064>.